

参差荇菜

□许永强

我和秋天
有个约会

(组诗)

秋夜星疏

溅落的草籽不知道秋夜星疏
真正让它痛苦的是
赖以成熟的家突然在眼前消失

虽苍凉难以掩迹
风还是不时翻开叶子
寻找寒潮重新呼吸的预报
朔风生长出硕大喧嚣时
稀疏的星光会被埋进冰河
倒映朦胧的无阳

挂满秋露的黑色裙裾
罩住吐不出的光亮凝成积郁
潜伏在银河里纺成白练
躲进云絮沿空抛下
然后惬意地看着
许多自命梵高的动物
割自己的耳朵

行走秋光

大块的风坐在游云上
擦拭月色的清晰度
一群刺青鱼摇头摆尾地喂食天河
掀起一摞光阴打磨鳞片

时光每分每秒都变幻模样
记忆发出声音时
双唇像蝴蝶被压住翅膀
只能起伏柔软的肋骨
鼓动呼吸过滤旧痕
生出远年的棱角
刺破包裹在月夜里的泪囊
流到舌尖翻卷咸涩

早霞扛起能量与信息无穷的旭日
别离我太近，像久别的故人
但离我太远，又是生命的盲区

沿着时间涨潮拍击的光亮行走
也哀伤一天接一天的重复
张望秋天，绿色沉入湖水痛哭
水底的鱼却不懂眼泪

晚秋小景

山色推出凉露匍匐的近景
向日葵还站着但只顾低头沉思
青花瓷般的天空掠过白鹭
它们把故乡驮在背上
一截一截地把秋天越飞越短

石榴和九月彼此点亮欲望
叶子不再为时光做明星代言

菊纷纷弹出稠密的丝瓣
颤微微地浓艳了繁茂退潮的季节

雨丝在做最后梳理
为往事涂抹湿漉漉的保护液
许多微小的种子据住呼吸
等待着埃尘落定的一场清莽飞白
驾驭一瓣雪花游览人间

秋湖倒影

爬墙虎气喘吁吁地追赶暑热
曳动筋脉抖落蝉嘶
惊醒彩蝶的花粉时代
与征雁的飞鸣一同蛹化
蛰鼠忙着寻觅田野逃逸的故事
吞进喙囊囤积在根系深处

红枫、黄菊、白芦的影子高潮
淹没了鸣虫求生的祈祷
色彩滑向独守清静的湖水
荡漾起晚秋倒影
期待一场如期而至的清霜

依坐秋月

月色涂窗如昼，云涛渐息
一轮金辉越推越近
再跨半步就可迈进圆满

隐隐约约有人影
辨不清是吴刚还是嫦娥
微风吹拂游丝遮掩
虽朦胧终将归于清晰
依坐秋月才知
宁详中的大美清纯

那些物什

(组诗)

油菜花

风喊一声，你开一朵
风再喊一声，你又开一朵
风喊了一夜，世界全开了

老父亲爬上屋顶，星星躲开追随的目光
那些细小的暖
落在故乡的故事里

我举过头顶的影子，在镜头深处
生动了一生

海岸线

涟漪随风的目光迁徙，船是一个支点
情绪也是

海鸟低旋，礁石幽暗，一抹蔚蓝在狂欢
浪花结满故事，一寸寸
亲吻沙粒的脚踝

蛰伏的记忆，被打开
那道浅浅漫过的足音，覆盖我
所有的浓烈

遇见

你的目光，从我的眼睛里
落下来
影花。呼吸
凝结在大暑的
最后一天

有露珠尾随。也有
蝉声和韵

季节把指针摁到了这一刻
风在镜头里谢幕。所有的遇见
都
不可替代

风筝

模仿一只鸟，高或低不重要
远与近也不重要
一根线
穿过彼此的眼睛

花影覆盖春天，风开始回望

红黄橙紫蓝
都是我喜欢的

目光悠远，天空辽阔
爱情
解开了所有

在崇山

不必有阳光和掌声在林子里。一间草屋，
一棵芭蕉
一把小花伞

远处。白云挽着青山
让羊群开满山腰
让果香溢满山巅
隔窗，看雨沿风的语境，层层递进

跟我回家
我们种树，也种
爱情

那年夏天

欢喜顺着伞沿滑落，寂寞也是
一只手
握不住

背影远去，又在雨中走过来
咖啡，花香
你的窗口
在街角转弯

打开人间的雨声。看见的是岁月
看不见的
是忧伤

黄昏

阳雀在叫。房子矮下来
声音也矮下来
一些信息，停留在屋檐上

结满蛛网的门

开着
外出的人还没回来

风的黄昏，开始点灯，一盏盏
盛满思念的花影
和我悠远的目光

步子路过枝头，踩碎子夜的星光

夏蝉

听蝉，在一条溪里
鱼虾。水仙。和我所有的秘密
都止步

鹅卵石落入深潭，笑声
搁浅岸边
阳光斑驳，点燃暗藏的炙热

我在河柳的倒影里，回望走不过来的记忆

梦

不要喊我。

你转身。把目光递给我
把温柔递给我
也把残忍
递给了我

雨打落了芭蕉，五月
魂飞魄散

所有的秘密开始解码

一层层，心惊动魄
半把油纸伞
逾越了古今

目光

水珠爬上睫毛，半朵花爬下来
那些闲散的词
潜伏在
千里之外

晨曦随目光启程。行囊的归处
四季开始荡漾

日子撕裂。记忆镌刻的深情
和我向往的南方
都在遥不可及的故事里
一半坦然
一半痴狂

天门山

(外二首)

□唐大海

风在这里稍加憩息
虔诚地登 九百九十九级天梯

回望
凡尘变得渺小 过门

有梅花雨洗礼
眼睛明亮起来了 心也腾云驾雾
看看这方山水 这方人

澧水从山脚流过
土家吊脚楼依山傍水蛇形蜿蜒
打磨了万年的山峰星罗棋布
是土家儿女的群雕

穿越历史的隧道
在凌霄台静候神仙
月光下徐徐驾临
去鬼谷洞里和鬼谷子探讨捭阖
参悟宇宙的玄机

走一段玻璃栈道
山涧再也藏不住秘密

不忍再看那寂寞的悬崖
天门狐仙站了千年 高一声低一声的
呼唤远方的情郎

山底有索道 世界最长
连接过去 现在 和未来

萤火虫

静夜里
一只萤火虫带我返乡

妈妈把萤火虫放进玻璃瓶里
再抓几只 我家的土房子
变得亮堂

老师叫我松开手
放飞萤火虫
给我们讲萤火虫发光的道理
带我们航行在知识的海洋

成年后生活在城市
遍地高楼大厦 遍地围墙栅栏
在灯火通明的街巷
我找不到方向
我走遍城市的很多个角落
再也没寻得 熟悉的萤火虫

那只萤火虫
被老师写进了课本
被妈妈藏在了故乡

父辈拉二胡

1

山风吹来马蹄声
驻足 奔驰
满山鸟鸣
夕阳下的小山沟
有了大漠的苍凉
和大漠的金黄

2

山风吹来花香和鸟
鸟儿来找它的亲人
夕阳已经回家
鸟儿舍不得归巢

月亮怀孕了
声音有了初秋的凉

3

幺姨说马儿拉过了 鸟儿拉过了
还拉什么
沟沟的人都出去打工了
日头太毒云都没几朵沟沟都空了
姨父说这个地方叫茶园沟
沟上有水库顺沟有溪流
坡上有梨有李有桃
山上有黄连有鸡有野兔
如果落场雨山上菌子有几多
父亲说今天拉丰收
拉山青水秀

母亲找背笼
她看见了天边的雨脚



秋跌宕

□米丽宏

时令已立秋，三伏尚未尽。
夏老得只剩了一身骨，却气势不

减，秋嫩得只是一个影儿，正渐渐显形。那悄悄滋出来的一抹秋气，入了水，上了树，沁到了季节的皮肤里。

阳光亮眼，光线依旧笔直倾泻，像水一样洗亮所有的树冠。花枝的光影，清晰如剪纸。正午时分，小风摇着地上的树影，人和狗，都恹恹地躲在树下乘凉。时光，亦如长夏的节奏，慢慢地慢慢地挪移。

可是，树影已悄悄偏转了一点点角度，溽热被清风撕开了一道缝儿，一抹清凉溢了出来。早起、晚间，走在路上，轻风拂过小腿和脚踝，凉凉的，像从冰箱里刚刚取出的柠檬水。裙摆飘了一下，落下又被牵起，衣袂飘拂，刹那有了清凉的飙升之感。那种轻盈的感觉，断不是溽热的暑气所能给予的。

秋气清澈、净凉，一点点泛生；接下来，萧索，一步一步演进。就这样，发觉了夏季的撤离、秋天的登临。最初的它，仿佛不是季节

的轮回，而是精神的产物。它盘踞在心灵和血液里，张望，寻觅，期待着外界的接应。

葡萄不是熟了吗？带着一种被阳光烤紫的甜香，那样饱满，在秋气初萌的末伏，让人品尝到一种夏日终结时懒洋洋的芬芳，吃完一颗，心头回荡着一种微醺的甜。秋虫，不是闹起来了吗？野音闲适，弥漫如烟，蟋蟀、纺织娘、油葫芦，秋气慈悲，鸣声如雨，生命的长短尊卑，在时间的流逝里，都不值一提。

往往，立秋十余日，才见秋气生。立，是酝酿，是开始，是新生。它是刚抬起的脚步，是才叩响的门环，还不见旅途大观，也不见门庭盛宴。

秋，刚刚透出一点苗头儿。暑意，却是漫天蓊郁。

是的，假若四季真如刀裁般整齐划一，如编好的程序轮番上场，那岂不是太呆板、太分明、太拘泥了吗？就如一个做梦者，做梦之际已规划好梦的进程和结局，岂不无趣。季节的

推进，它跟这个世界的变革一样，除旧中夹着新生，衰落里杂着兴起。不单是秋，那一点点春意思、夏朦胧、冬韵致，哪个不是除旧中的新生、衰落里的兴起？是的，世界就是这样，追求，奋斗，破旧立新，后浪推前浪，多彩的四季和庞大的世界，便借此缓缓向前。

秋气一点一点溢出，季节渐渐演变。用不了多久，秋，稚嫩的胳膊，粗壮了，将蓝天一撑，天空高远起来，云淡，露凉，水清了，菊也黄了。一潭秋水，盛得下万物。像一个人，越过青春的山丘，进入中年，走着走着，峥嵘的头角，沉静下来；满脸的暴戾，平和下来。

老夏，嫩秋，那转折处的一点点惊心跌宕，最令人心生向往。

从此，进入秋凉。人生之秋，亦很美。身体里的惊涛骇浪缓缓消退，渐渐汇流成一泓秋水，沉着平静；心中的秋气，不是愁，是一种丰足，一种成熟，一种自得圆满和容融。